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孟子译注

金良年 译注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孟子 译注

金良年 译注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译注 / 金良年译注.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7

(世纪语文新课标必读)

ISBN 7-80678-099-8

I. 孟... II. 金... III. ①儒家②孟子—注释③孟子—译文 IV. B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7318号
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孟子译注》改编

责任编辑 陈 琪

孟子译注

金良年 译注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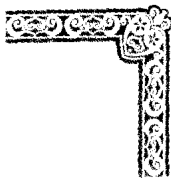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208 千字

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 10000

ISBN 7-80678-099-8/B·3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过去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孔”当然是“至圣先师”孔子，被称为“亚圣”的“孟”乃是指战国时代儒家的著名学者孟轲（约前372—前289年）。他的故乡在现今山东的邹县，距孔子的家乡不远。司马迁在《史记》中只为他作了一篇一百四十字的传记，其中还包括了近五十字的时代背景介绍，因此，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很早就去世了，小孟轲实际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孟子在幼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孟母三迁”的故事从汉代的《列女传》开始，后来还写进了大名鼎鼎的通俗读物《三字经》，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事例而广泛流传，在过去几乎家喻户晓。孟子长大后，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子思就是儒家宗师孔子的孙子），奠定了他对儒家学说的终生信仰。学业成就后，他像当时许多学者一样，一面设帐授徒，一面历游各国，向诸侯国君游说。他曾先后到过齐、宋、滕、魏、鲁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据《史记》记载，由于当时的君主不采纳他的治国主张，所以他就不再过问世务，以著作的方式阐发儒家学说，写成了《孟子》一书。但后人一般认为，今天所见的《孟子》并非出于孟子自作，它和《论语》一样，也是由他的门徒编纂而成的，不过与《论语》稍有不同的是，其中的部分章节很可能经过孟子的亲自润饰。

现在流传的《孟子》共有七篇，约三万五千余字，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记载，西汉时的《孟子》传本有十一篇，今本《孟子》七篇属“内篇”，另有《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等四篇为“外

篇”。东汉时为《孟子》作注的赵岐认为，这四篇的文辞、风格与“内篇”有很大的差异，可能是后人的伪作（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认为，外篇的题目“都是有独立意义的，因此跟七篇大不相同，可以断定它们与七篇不是同时期的作品”），所以后来就逐渐亡佚了，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见这四篇的踪迹了。至于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四篇则出于明人伪撰，早在清代就已是无可改移的铁案了。

《孟子》一书，原来只是一般性的儒家著作，不属于儒家经典之列。东汉学者王充甚至还有《刺孟》之作，对《孟子》大加挞伐。大约从唐代开始，由于儒家“道统”说的提出，《孟子》的地位渐渐抬高，孔、孟并称的提法日益增多。唐代就曾有多次要求提高《孟子》一书地位的请求，如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疏请《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懿宗咸通四年（863年）进士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但唐末所刻的“开成石经”中仍没有将《孟子》列入。到了宋代，统治者正式将《孟子》升格为“经”。经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家的鼓吹与《四书》的编纂，《孟子》作为“经”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并出现了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三经”的提法。

《孟子》与《论语》一样，也属于以记言为主的语体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所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则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逻辑性强，既尖锐机智而又从容舒缓，对后代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与孟子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商鞅、荀子、庄子等人都已经在写作专题短论，而《孟子》的文体仍然依仿《论语》，后人认为《孟子》一书的编纂沿袭了《论语》的体裁是不无道理的。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模仿，它与孟子自诩儒家的正统传人有很大的关系，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他虽然没有直说，但自负其传道之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排比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时，把孟子列在第九十二名，并指出：“孟子的著作肯定对中国人有影响。虽然他对儒教的影响远不如圣·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大，但是他无疑是一位有巨大影响的作家。在大约二十一个世纪中，在占人



口为世界百分之二十多的国度里，到处都在学习他的思想。全世界也只有几个哲学家有过这么大的影响。”

《孟子》被列入儒家经典的时间比较晚，再加上它又有过不受重视的“前科”，因此，有关它的研究著作不及《论语》那么多，但由于它后来被列入《四书》，所以，疏释它的著述仍多于其他的儒家经典。现在我们研读《孟子》值得参考的专著有以下几种：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据赵岐在《孟子题辞》中的自述，他的注是“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审于是非，后之明者见其违阙，僥改而正诸，不亦宜乎”。赵岐的注释比较平直，较少附会，他为各章所作的章指对后人理解《孟子》的帮助不小，而且他的注中还保留了许多很宝贵的材料，例如，他所见到的《尚书》还不是后来真假杂糅的本子，所以，他对《孟子》引《书》的注释，对后人研究《尚书》就很有价值。清代的阮元说他的注“以较马（融）、郑（玄）、许（慎）、服（虔）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诂训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意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梁启超许为汉代经师“最可宝贵之著作”，都是比较公允的评价。正因为如此，他的注一直流传不绝，朱熹的《集注》亦对它采获颇多，这些决不是偶然的。

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这是宋人注释《孟子》的代表作，也是阐述新儒家（理学）思想的经典之作。宋代尊《孟子》为“经”之后，出现了一批疏释《孟子》的著述，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旧题为北宋孙奭据赵注所作的疏，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就采用了这个注释本。这部著作其实并不出于孙奭之手，前人已基本有所论定（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尤其成问题的是，其说解亦不很高明，朱熹就曾说该疏“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缠绕赵岐之说”；《四库提要》也说它“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相比之下，朱熹的说解就显得较为精当，经学史家周子同先生曾评论说：“朱熹之于《四书》，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远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之



上。名物度数之间，虽时有疏忽之处，不免后人之讥议，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周子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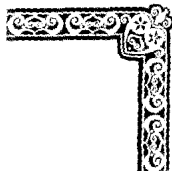
清焦循的《孟子正义》。这是清人经典新疏的代表作之一，如上所述，《孟子》一书向乏较好的疏，朱熹《集注》虽善，但其中杂有许多新儒学的见解，对于真正确切理解《孟子》仍嫌不足。因此，新疏之需要，除《尚书》外，就数其最为迫切了。焦循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以其才能是足够为《孟子》作疏的，但他的大半精力萃于《易》学，等到他着手为《孟子》作疏时已经垂老，书方成便故去了。焦循说，为《孟子》作疏有十难，经前人的努力，其难已减去七八。这既是实话，也是他的自谦。焦循此书亦以赵岐注为基础，广搜清代学者考订注释《孟子》的成果凡六十余家，再加上焦循自己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焦循是书虽以训释名物为主，然对书中的义理也解得极为简扼允当。梁启超后来评价说，焦循“于身心之学固有其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为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远不朽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此外，清代学者崔述的《孟子事实考》、近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对孟子及其弟子的事实论考颇详，补充了孟子事迹不详的阙略，是了解孟子其人及其学派的必读材料。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还有两部与《孟子》有关的重要著作，那就是戴震的《孟子定义疏证》和康有为的《孟子微》。这两部书形式上是疏释《孟子》，但都是借此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对于研究他们两人的思想很有价值，而与理解《孟子》本身的关联倒并不很大。

本书是为适合中等水平读者阅读而编著的一个普及读本，对经文的解释大体参考赵岐、朱熹、焦循三家的注释而断以己意。本书曾列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古籍译注丛书”出版，此次重版，除删去每章之后的段意之外，还对全部译文、注释进行了修订。笔者的水平有限，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疏漏，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目 录

梁惠王上	1
梁惠王下	16
公孙丑上	35
公孙丑下	52
滕文公上	67
滕文公下	82
离娄上	97
离娄下	112
万章上	128
万章下	143
告子上	156
告子下	170
尽心上	185
尽心下	201
名句索引	217



梁惠王上

1.1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②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③万乘之国，^④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⑤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①梁惠王：即魏惠王，名莹，前369—前319年在位，惠是他死后的谥号。前362年，魏国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因而亦称为梁。②叟：对老人的尊称。孟子见惠王时年已53岁，一说为63岁，故惠王称他为叟。③征：牟取。④万乘（shèng 剩）之国：具有万乘兵车的国家。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车战，故以兵车的数量来计算国家的实力，一乘兵车由四匹马牵拉，每辆作战用车配备战士三人、步兵七十五人，每辆防御和后勤补给用车配备战士三人、步兵二十三人，每一百户居民供给战车一乘、防御用车一乘的所有装备和士兵。所谓“万乘之国”，就是能动员万乘兵车、万乘后勤用车的国家。当时常用此词指称强国。⑤弑（shì 试）：古代对在下者杀害在上者的说法。家：指有封邑采地的公卿大夫。⑥餍（yàn 厌）：满足。

【译文】孟子进见梁惠王，惠王说：“老人家不远千里前来，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说利呢？还有仁



义嘛。大王说用什么使我国获利，大夫说用什么使我家获利，士和庶人说用什么使我自身获利，上下交相牟利，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乘兵车的家族；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乘兵车的家族。万中取千，千中取百，不能算不多了。倘若不顾义而看重利，不夺取全部是不会满足的。讲究仁的人从来不会遗弃他的亲族，讲究义的人从来不会不顾他的君主。大王说说仁义吧，何必说利呢？”

1.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①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②经之营之。^③庶民攻之，^④不日成之。^⑤经始勿亟，^⑥庶民子来。^⑦王在灵囿，^⑧麋鹿攸伏。^⑨麋鹿濯濯，^⑩白鸟鹤鹤。^⑪王在灵沼，于物鱼跃。’^⑫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⑬予及女偕亡！’^⑭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①沼(zhǎo 找)：水池。上：此指岸边。②《诗》：此处诗句引自《诗·大雅·灵台》，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德行的诗歌。经始：规划设计。灵台：旧址在今陕西省郿县以东。③营：测量定位。④攻：建造。⑤不日：不到一天，喻时间很短。一说，是不限期限的意思。⑥亟(jí 即)：同“急”。⑦子来：像子女为父母出力一样。⑧灵囿(yòu 诱)：囿是畜养禽兽的场所，规模小的用于游观，规模大的用于围猎。灵台之下有囿和池沼，故称“灵囿”，下文的“灵沼”与此意同。⑨麋(yōu 忧)：雌鹿。攸：语助词。⑩濯濯(zhuó 浊)：肥美的样子，一说是悠闲的意思。⑪鹤鹤：洁白的样子。⑫于：语助词。刳(rèn 刃)：满。⑬《汤誓》：《尚书》篇名，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词。时：这个。害(hé 和)：何，指何时。《尚书》原文作“曷”，义同。夏桀暴虐无道，大臣向他劝谏，他居然说：“上天有太阳，如同我拥有天下，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了，我也就灭亡了。”于是民众就说了此处



所引的一段话,表示了对夏桀统治的厌弃。 ⑭女(nǚ辱):通“汝”,你。偕:一同。

【译文】孟子进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边,顾望着飞雁、驯鹿,说:“贤能者也以此为乐吗?”孟子答道:“贤能者才有这样的快乐,不贤者虽然有这些却不会快乐。《诗》说:‘灵台刚刚奠基,正在规划之中。民众赶来建造,没有几天竣工。王说建台不要太急,民众像子女一样踊跃。文王来到灵囿,母鹿安卧不惊。母鹿多么壮实,白鸟多么洁净。文王来到灵沼,满池鱼儿跃迎。’文王用民众的力量建高台、挖池沼,民众欢欢喜喜,把这个台称为灵台,把这个池称为灵沼,对它有驯鹿鱼鳖感到高兴。古时候的君子与民众一起快乐,所以能够快乐。《汤誓》说:‘你这太阳何时陨落?我们和你一起灭亡!’民众要与他一起灭亡,他即使有高台池沼、飞禽走兽,难道能独自快乐吗?”

1.3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①尽心焉耳矣!②河内凶,③则移其民于河东、④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⑤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⑥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⑦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⑧数罟不入洿池,⑨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⑩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⑪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⑫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⑬七十者可以食肉矣;⑭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⑮申之以孝悌之义,⑯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⑰七



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⑩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⑪途有饿莩而不知发，^⑫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⑬王无罪岁，^⑭斯天下之民至焉。”^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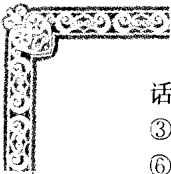
【注释】①寡人：君王对自己的谦称。②焉耳：语助词。此处连用两个，表示恳切的意思。③河内：相当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以北地区。凶：荒年，《墨子·七患》：“三谷不收谓之凶。”④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该地区位于黄河以东而得名。⑤填然：鼓声充盈的意思。古代作战，以击鼓表示进军，以鸣金（击钲，钲是一种形似钟的乐器）表示退兵。⑥曳（yè 叶）兵：拖着兵器。走：古代所说的走，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跑；而现在所说的走，在古代称为步。⑦直：只是。⑧胜（shēng 升）：尽。⑨数罟（shuò gǔ 朔古）：网孔细密的鱼网。洿（wū 乌）池：池塘。⑩斤：砍刀，古代常斤、斧连称。以时：按一定的季节，《礼记·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⑪丧死：葬送死者。⑫五十者可以衣（yì 艺）帛：朱熹《孟子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云：“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衣在此作动词用。⑬鸡豚狗彘（zhì 至）：豚是猪，彘是小猪，此处概指农家养殖的家畜。无失其时：不耽误养育的时节。朱熹认为是指在家畜繁育的季节不宰杀母畜。⑭七十者可以食肉：朱熹《集注》云：“七十非肉不饱，未七十者不得食。”⑮庠（xiáng 祥）序：古代的乡学。⑯申：重复、一再。⑰颁白：同“斑白”，花白头发的老人。负戴：古代用人力搬运重物的两种方式，负指背在背上，戴指顶在头上。⑱黎民：老百姓。⑲检：节制、制止。一说，有的本子此字作“敛”，意思是说，丰收的年成粮食富足，人们不知爱惜，连猪狗都吃得像人一样好，这时国家就应该收购粮食以备荒年，如不去收购就是失职。⑳途：道路。莩（piǎo 漂）：同“殍”，饿死的人。发：开仓赈济。㉑刺人而杀之：古代作战的主要兵器是矛，这是一种以刺杀来伤人的武器，故此处云“刺人”。兵：此指武器。㉒无：不要。㉓斯：那么。

【译文】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尽心极了！河内饥荒，就把那里的民众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去，河东饥荒时也这样。看看邻国的政绩，没有像我这样尽心尽力的。邻国的民众不见减少，我的民众不见增多，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答道：“大王喜好打仗，让我用打仗来作比喻。战鼓咚咚，交战开始了，战败的士兵丢盔弃甲拖着武器奔逃，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跑了五十步的人因此而讥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行不行呢？”惠王说：“不行！他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也同样是逃跑。”孟子说：“大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不要希望你的民众比邻国多了。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密孔的鱼网不入池沼，鱼鳖就吃不完；按季节进入山林砍伐，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就使得民众的生、死都没有缺憾了。生、死没有缺憾，是王道的开端。五亩宅田种植桑树，年满五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畜养，年满七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百亩农田不误了它的耕作时节，数口之家就没有饥荒了；注重乡校的教育，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负东西了。年满七十的人能穿上丝绸、吃上肉，老百姓能不受饥寒，做到了这些而不称王天下的还从未有过。猪狗吃着人的食物而不知道制止，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知道赈济，人死了反而说‘与我无关，是年成不好’，这和把人杀了却说‘与我无关，是武器伤害的’有什么不同。大王不要怪罪年成不好，那么天下的民众就来投奔你了。”

1.4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①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②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③厩有肥马，^④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⑤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⑥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⑦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注释】①安：安心、乐意。此章承上一章而言，梁惠王听了孟子的一番



话,心有所动,进一步向孟子请教。 ②挺(tǐng 挺):木棍。刃:刀。

③庖(páo 袍):厨房。 ④厩(jiù 救):马棚。 ⑤率:放任。

⑥恶(wū 乌):何,疑问副词。 ⑦仲尼:孔子字仲尼。俑:古代用于殉葬的偶人。后:后裔。孔子的意思是说,制作俑来殉葬,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再以后,人们就进一步用活人来殉葬了。其实,古代是先有活人殉葬,尔后才以俑来代替的,孔子不知道这点,所以作此感叹。

【译文】梁惠王说:“我愿诚心诚意地接受指教。”孟子说:“杀人,用木棒和刀具有什么不同?”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又问道:“用刀具和政治手段有什么不同?”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民众却脸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放任野兽去吃人。野兽相互啮食尚且为人所憎恶,作为民众的父母,施行政务却不能避免放任野兽去吃人,为民父母的意义何在呢?孔子说‘发明造俑的人,大概会绝灭后代吧’,因为它模仿人的形象而用来殉葬。怎么能如此使民众饥饿而死呢?”

1.5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①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②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③南辱于楚。^④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⑤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⑥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⑦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挾秦、^⑧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⑨彼陷溺其民,^⑩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注释】①晋国:魏国是春秋时晋国的一部分,所以惠王犹自称晋国。魏在战国初年曾因革新变法而称强一时,故此处谓“天下莫强焉”。莫强,犹言没有强过它的。 ②东败于齐:魏惠王三十年(前340年),魏发兵攻韩,韩向齐国求救。齐派田忌、孙臧率军攻魏救韩,两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交战,魏军中计大败,将军庞涓自杀,统帅太子申被俘(下文的“长子死焉”即指此)。魏国从此一蹶不振。 ③西丧地



于秦七百里；马陵之战后，魏国遭到齐、秦、赵三国的围攻，魏国在向秦国反攻时被商鞅统领的秦军打得大败，将军公子卬被俘。后来又多次败于秦国，魏国被迫割地求和，黄河天险尽入秦国之手，魏国在西部完全失去了进攻能力。④南辱于楚：据《战国策·韩策》和《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梁惠王后元十二年（前323年），楚国为了迫使魏国倒向它，插手魏国的王位继承，派柱国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夺取了魏国的八座城邑。⑤洒：通“洗”。⑥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里是指古代的周文王以小国灭殷夺取天下。⑦易耨：抓紧时机清除杂草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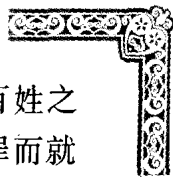
⑧制：通“掣”，提着。⑨妻子：妻与子。⑩陷溺：虐害的意思。
【译文】梁惠王说：“晋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老人家是知道的。到了我这一代，东面败于齐国，长子阵亡；西面被秦国占去七百里土地；南面遭到楚国的欺凌。我对此感到耻辱，愿意替死者来洗刷所有的仇恨，怎样才能办到呢？”孟子答道：“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能称王天下。大王如能对民众施行仁政，减省刑罚、薄敛赋税，深耕土壤、清除杂草；青壮年在空闲时修习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用这些来事奉父兄，出外用这些来事奉尊长，就能使他们提着木棒来打击秦、楚的坚甲利兵了。那些国家侵夺民众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农田来养活自己的父母，父母挨冻受饿，兄弟、妻儿离散。那些国家虐害自己的民众，大王去讨伐他们，谁能和大王对抗？所以说仁者是无敌的，希望大王不要犹豫。”

1.6 孟子见梁襄王，^①出语人曰：^②“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③‘天下恶乎定？’^④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⑤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⑥沛然下雨，^⑦则苗浡然兴之矣，^⑧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⑨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⑩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⑪沛然谁能御之？”

【注释】①梁襄王：即魏襄王，名嗣（一说名赫），魏惠王的儿子，前318—前296年在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此处所说的事，当在襄王继位后不久。②语(yù 预)：告诉。③卒：通“猝”，突然。④恶(wū 乌)乎：怎样，如何。⑤与：此处为归顺、随从之意。⑥油然：形容云气上升。⑦沛然：形容雨下得很大。⑧淳(bó 博)然：振作、兴起的意思。⑨人牧：管理民众的人，即统治者。⑩领：即脖子。⑪由：通“犹”。

【译文】孟子进见梁襄王，出来告诉别人说：“看上去不像君主的样子，接近他则觉察不出能使人敬畏的地方。他忽然问我：‘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呢？’我说：‘不喜好杀人者能统一天下。’他再问道：‘谁会来归顺他呢？’我说：‘天下的民众都会归顺他。大王知道禾苗吗？七、八月之间遇上干旱，禾苗就会枯萎；当天上布满了云彩、下起了滂沱大雨时，禾苗就蓬勃地挺立起来了，像这样，什么力量能遏止它呢？当今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喜好杀人的，如果有不喜好杀人的，那么天下的民众都伸起脖子来盼望他了，真能如此，民众归附他犹如水往低处流一般，这汹涌的势头谁能遏止呢？”

1.7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②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③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④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龔曰，⑤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⑥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⑦若无罪而就死地。’⑧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⑨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⑩臣固知王的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⑪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



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⑫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⑬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⑭是乃仁术也，^⑮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⑰

王说曰：^⑱“《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⑲夫子之谓也！^⑳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㉑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㉒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㉓而不见舆薪’，^㉔则王许之乎？”^㉕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㉖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㉗曰：“挟太山以超北海，^㉘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㉙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㉛《诗》云‘刑于寡妻，^㉜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㉝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㉞度然后知长短，^㉟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㊱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